

DEC 20 1926 V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浙江自治(萬)——比約案與中國法庭(松)——日本人的
滿洲金融改良計劃(皓)——漢冶萍借款的提議(翰)

法權調查報告書

松子

社會考據

楊幼燭

主客答問

浩徐

一支扣針的古事(小說)

莎菲

晚周諸子書中之宋人

楊遇夫

新銀輔幣(通信)

方宗鏊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5. No. 196, 18 Dec 1926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五卷第一零六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
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

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

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
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
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本刊第二週年增刊出版預告

本刊定每週年特出增刊一冊。本年一月一日所出之第一週年增刊，共九十頁，約十萬字，出版不及一月，即已全數售盡，其受讀者歡迎，於此可見一般。現在本刊又滿二週年了。擬即出第二週年增刊，內容比第一年增刊約加一倍。凡在本期增刊出版前直接向本社或本社上海代理處訂全年之長期讀者，本社當以一冊奉送，不另取費。

本刊第四卷合訂本出版預告

本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裝訂半年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末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檢閱。第一卷再訂本久已售罄，第二三卷亦存本無多。現又已將第四卷付裝訂，定於本月底出版，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全面	半面
論前	二十元	十五元
底面	五元	九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報費加價廣告

本刊自第五卷第一百零五期（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起改定價目如下：

國內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
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
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

零售

本京每份銅元十四枚
外埠每份大洋五分

本刊為優待長期讀者起見，凡在陽歷本年內（以郵局發信戳記為憑）定報者，一律仍照原價收費。

商務印書館叢刊

- 本刊以致用為主，所採之數十種，皆為人人必讀之要籍。因見古書經一次翻刻，即多一次謬誤，特蒐求海內數十藏書家之善本，擇尤付之影印。格式字跡，與原書無異。古光古色，彌足珍愛。
- 預約價連史紙印 五百元 三次分交各二百元
 - 毛邊紙印 四百元 三次分交各百六十元
 - 書報印費 三十二元
 - 郵費 國內各行省三十八元
 - 截止 本年陽歷十二月底
 - 出書 二年內出齊（六個月一期）

時事短評

浙江自治

自孫傳芳與南軍開戰以來，浙江一省早有要求自治的呼聲。其實浙江之所謂自治，另有特別的解釋：就是想保持一種灰色的態度。

灰色的態度，固然是好，在雙方勝負未定的時候，不南不北；在雙方互有勝負的時候，或南或北。這種蝙蝠的行爲，固然可以見好於雙方，但是同時亦可以見棄於雙方。例如楊森，一面發討赤的電報，一面掛上青天白日的大旗，所以能夠安抵宜昌，可是現在已經鬧穿了，雙方都不要他了。河南方面，這種蝙蝠式的軍隊，保持灰色態度的，亦大有其人。鬧到將來，總有見棄於雙方之一日。

現在是南北新舊兩方算總賬的時候，灰色派的人民或軍隊，儘可表明態度，加入一方，以爭最後的勝利。願意白化的儘可白化，願意赤化的儘可赤化，願意綠化的儘可綠化，可是千萬不要灰化。我很希望浙江的灰色自治派，掩旗息鼓，不要再首鼠兩端，盡量發揮中國人民「跟大爺也吃飯，跟二爺也吃飯」的惡心理！

(萬)

現代評論 第五卷 第一百零六期

比約案與國際法庭

中比廢約爭議，漸由中比兩國的交涉，成爲國際問題。兩星期以前，比政府正式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訴狀，該法庭說是已經由中國駐海牙公使，通知北京政府，比國訴諸國際法庭，本是預定之辦法，而中國不願在該法庭成訟，亦是公然的事實。現在比國已經實行她的辦法，中國究竟怎樣應付呢？據說這是北京政府現在極感困難的問題。中國爲甚麼不願將比約案提出國際法庭？這並不能說是因爲恐怕該法庭受少數列強的操縱；如果對於該法庭的公允全無信任心，中國自始便沒有參加該法庭的必要。中國之不可以比約案交付該法庭，實在只能說是因爲中國所爭的不法律權利，而屬政治問題，因爲該法庭的法權，於此全不適用。既然如此，即令比國強以此案訴諸法庭，中國可以不理。就令是該法庭（依組織法第五三條）具有行使缺席裁判之權，它究竟不能對於不在它權限的事件行使法權。又縱令關於某種事件是否屬該法庭的管轄之問題，發生爭論，該法庭自己有判定之權（依組織法第三六），它也不許自由將任何非法律的性質認爲屬於自己的法權。爭議當事國如果關於某一點是否屬於第三六條強迫法權的範圍，意見不同，固然可以由法庭去判定。但是現在中比兩國的爭論，并不在某一點之是否屬於法律的性質，實則兩方對於此案立腳點根本不同：比國所爭的是條約上片面修約權，中國

所爭的，是國民改廢不平等條約的根本權利及其必要，而至於條約上有無條約權利，則並不關重要。比政府固然想利用形式的條文擁護自己的特權；而自中國視之，則這次的爭議，純為政治問題。國際法庭難道有權利強迫中國將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受它的裁判嗎？國際法庭如違反組織法第三六條的精神，強將非法律性質的事件，判定屬於自己的權限，那便是越權的行為，中國沒有服從的義務。今比國單方出訴也好，將來法庭舉缺席裁判也好，中國總是可以不理的。所以今日若因比國訴諸國際法庭，而頓失常度，甚至改變原來的方針者，真是庸人自擾了。（松）

日本人的滿洲金融改良計畫

日本人在東三省的商業會議所聯合會，已於本月七日在大連開會了。聽說他們關於所謂滿洲金融制度及金融政策之改良，已議決了幾種具體的議案，送回本國的政府當局請其採擇施行了。議案大約的內容是：

- (一) 政府鑑於過去的責任與帝國之將來，提出適當的救濟資金，整理朝鮮銀行及東洋拓殖會社之固定貸出；
- (二) 為金融制度及金融政策的根本改良計，一掃從來之積弊，建設滿洲本位之營業：(A) 以原有之朝鮮銀行為骨子，改設一具有金銀兩種資本之滿洲中央銀行，繼承朝鮮銀行在滿洲之一切業務以便統制金融機關；(B) 以東洋拓殖會社為中心，創設

滿洲不動產銀行，繼承東洋拓殖會社在滿洲之金融業務而謀拓殖金融之充實；(C) 正金銀行原來在滿洲發行之銀券，以後統一於滿洲中央銀行。該行並設金銀兩種會計，以利實際上之運用。

當此北京政府的新財長到任不幾天，恰好就發生一個絕大的九六公債風潮的今日，東省的奉票價值又一天不如一天的飄搖不定的今日，駐留我國東三省的日本人，對於他們在異國感覺的金融制度之缺陷以及金融政策之失敗，偏也好像有開工夫似的召集商會聯合會討論具體的救濟方法，他們這種「許子不憚煩」的精神，自然值不得我們軍閥，官僚，政客們的一顧。但是他們這樣不辭「越俎代庖」的勞苦，顯出一種重視我東三省的心事，也就不由得不喚起我們的注意了。不知東省的當局於討赤之餘，也還顧念這一類的事否？（皓）

漢冶萍借款的提議

日本近有借給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的提議。借款本不是應該絕對反對的，但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借款提議中的三個條件。一、是以後公司不許向任何它方借款。二是鐵礦輸入日本，不問市價若干，概以每噸六元計算。三是公司須按期攤還積欠日本四千餘萬借款的利息。日本顯然要壟斷中國的鋼鐵。如此，它更便宜取用鐵料去製造生產和戰鬥的工具，我國實業的發達就不得不受打擊了。對我伴為親善，却採陰毒手段暗中盤算我們的利源。它這

種野心不減當年提出二十一條的精神。

現在大江以南北洋軍閥失去指揮能力。列強外交代表和歐美新聞記者羣趨武漢。政治的重心漸漸移到南方的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早宣言決心打倒帝國主義，並且因為要達此目的所以才有革命行爲。那末，取消不平等條約，至少拒絕不平等條約，這是絕無僅有的好機會。除非因策略上關係不得不拉攏日本，南方當局完全沒有接受漢冶萍借款的理由。假使用公司借款做承認政府的交換條件，便以小害大，得不償失，是一種很錯誤的策略。況且從武昌方面着想，革命尙未完畢，一時很難希望列強拋棄他們的觀望態度，慨然承認，在這時期中南方政府應當充分利用他的自由，痛快的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這種增加束縛的借款條件，我想大概是不至于承認的吧！

(翰)

法權調查報告書

松子

中國廢止外國領事裁判權的正式交涉，始於一九零二，三年中英，中日，中美諸條約及一九零八年的中瑞條約。及至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及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國更進而提出具體的提案。本年舉行的中國法權調查會，便是華盛頓會議議決的結果。依該會議的決議，調查中國法權的列國委員會，應當於該會議閉會後三個月內組織來華，但中間以國內政治上的種種關

係，延至本年正月一月十二日委員會始克在北京成立，從那時以後，委員會一方面研究中國法制，一方面實地考查中國司法狀況。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舉行於九月十六日，全部工作遂告結束。其結果成立有一部共八萬餘言的法權報告書，其中除三編之事實調查報告外，尚有委員會建議案四款。這算是法權調查委員會的成績。

報告書三編中，第一編說明列強在中國領事裁判權的運用實況；第二編說明中國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第三編批評中國司法實況。而其建議案，要旨則在提出幾項改良中國司法的條件（如法院獨立的保障，法典的完成及新式法院及監獄的推廣等）；而聲明俟至這些建議實行至相當程度，再商議漸次撤銷治外法權之辦法。關於委員會報告書內容之分析及批評，非本文篇幅所許，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只在這項調查報告的效果。

從中國的見地看來，法權調查的結果，有兩點可注意的。第一是因該項調查報告的作成，中國的法制及司法狀況全部有個系統的詳備的說述，供給了世人一部研究中國現行法制狀況的好參考材料。不過就全體上說，委員會的這項調查報告，取材於文件上的攷究多，而得力於實地觀察的處所較少。這也是不足怪的事。因為列國委員的實地攷察，一則有時日的限制：他們只有一自五月十日至六月十六日為參觀旅行期間；再則有地域的限制：

「因廣東當局主張治外法權應即廢止，無調查之必要，正式拒絕本旅行團；又如太原，張家口，歸化，包頭及寧夏各處……不能前往。」第二是因該委員會建議案的提出，中國等於受着一種國際判決，判定外國領事裁判權不能即時撤銷。委員會的該種建議，不啻阻塞了一切依平和協定廢止領事裁判權的途徑；因為名義上委員會雖只有建議之權，而事實上，它的建議必影響列強政府對於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的態度，也不難想見。如必照委員會的建議做下去，恐怕今後十年二十年中國還收不回法權咧！那末，華盛頓會議所採的漸進的妥協的改革的方針要算破產，中國恐怕也只有採單獨的革命的手段之一條可走了。

我們最不解的，是：北京政府爲甚麼對於這種關係重要的國際報告，獨守秘密主義；該報告書已於本月一日在華盛頓，倫敦及各國首都同時公布；而在中國至今仍只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發表委員會建議案之部分？參加該委員會的中國委員爲甚麼一方面聲明對於第一，二，三編之調查報告各節不能悉表贊同，而對於第四編之建議案，乃居然大膽的簽字？北京政府發表那可以大受攻擊的建議案，而不肯發表那用不着隱諱的事實報告；它的代表不贊同事實的報告，而却承受那依據那些事實而成立的結論；那真是奇怪之極了！

委員會建議案所依據的事實是怎樣的？換句話說，列強不可

即時撤廢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的理由，究竟在那裏？委員會報告中舉出關於中國司法的事實，不外兩部分。一部分是制度本身的缺點；另一部分是實際狀況（行政的政治的）的壞處。前一部分事實主屬於報告書第二編的範圍；後一部分事實則列舉在第三編。

關於制度的缺點，第一要算立法的紊亂了。現行中國法規，不論其名稱爲法，令，爲條例，大都出自行政命令，並未經過立法程序；而且有許多法規，只有一部分，雖則其未產生的部分已經在現行法上預行援引。其次有行政司法的混亂。不但縣知事受理訴訟，並且軍事審判，有時涉及非軍人。最後尚有幾種嚴酷的壓制的法令存在，根本的侵害人民的自由，如懲治盜匪法，治安警察之類，最後新式法院之不普及，監獄設備之缺乏，則雖不必是制度本身的缺點，却也是司法設備之不完全。

而關於司法實況者，則如時局之紛亂，軍閥之專橫，都有以致司法失其獨立，法治無由實現，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司法雖有獨立之名，而人民生命自由缺乏保障。這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至於最近山東高等審判廳長被槍決案，京報記者被槍決案，社會日報記者被鎗決案等等，不待說，更是違背文明司法原則的事實。

以上所舉這些事實，無論是關於制度本身，或關於實際狀況的，其存在與其弊害都是無可諱言的。可是法權調查會的報告舉

出這類的事實，也並不是發見有新事實，而不過將中外人士所公認的事實，加以系統的詳明的敘述罷了。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也只可以供給人們研究中國司法的材料，但不見得即可以爲反對即時撤銷治外法權的根據。

僅僅中國司法之不完善，或政治之不良，並不是爲維持外人在華特權的理由。中國司法不良，不見得事實上一定影響到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外人所居之所，大抵是比較的大都會，而有新式法院設備的地方。在中國法權之下的俄德人民，究竟他們的生命財產有多大的危險？東省特別法院，不是委員會所最滿意的設備嗎？就令外人在中國司法管轄之下也許感受點不便利，這是他們居住經商於外國一種自然的結果。外國人在中國只能與中國本國人民共禍福。他們有何權利要求一種特別的保障？今日除非是列國委員會發見一種新事實，證明中國司法有特別壓制外國人虐待外國人的弊害，我們以爲外國無反對撤銷治外法權的理由。然而這種新事實存在嗎？則在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上，不但不會列有這種事實，倒反可以找出正相反對的事實來。懲治盜匪法，不是特別不適用於無領事裁判權國人民嗎？而最近中比商約廢止後，陸海軍刑事條例，也不適用於比國人民，又是一個新例。外人這種特權本來都是不應有；然而中國居然給予他們，又就可見中國於保護外人自由，用意特別周到；外人尙何所畏而不肯放棄

其領事裁判權呢？

總之，這次法權調查委員來華，本來不過是爲履行華府結束之一種敷衍手段；他們對於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之廢止大約自始即無十分的誠意。他們只顧外人的利益，而不顧中國國民的情感；他們仍至以舊式的眼光來看中國事情，而沒有看到中國的國民運動，已經不是空言或形式的外交手段可以對付的。現在中國國民要求廢止外國領事裁判權，不是從列強希求一種恩惠，而是主張一種國民的權利。外人尙要以司法不良，政治不良的理由，設爲種種空氣的條件，將領事裁判權的撤銷，無期延擱下去，那真是不達時務了。

法權調查委員會報告之不滿人意如此，中國委員之已經簽字承受建議案之部分，亦如上說。可是我們究不因是而絕望於法權之早日收回。關於此層，有三點可注意的。第一，依華盛頓決議，各國對於委員會報告，均有取捨之自由。因之，中國委員儘管當了報告中國政府仍可不受報告的拘束。第二，南方的廣州國民政府已經正式拒絕列國委員，而主張治外法權應即取消，無調查之必要。那末，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更不能適用到南方國民政府統治的範圍。第三，現在中國國民運動興起，快要根本的影響到對外關係。華府會議制度下的關稅會議既無結果，法權調查又如此敷衍，依緩進的改革方法，以糾正中外不平等關係之時代可說已

真過去，而依革命手段，宣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時期到來。那末，這部洋洋大文的法權調查報告，自國民視之，也止於留一歷史的紀錄而已。

社會考據(續)

楊幼炯

二

社會考據無論用任何方法，總須以社會學的目標為準則，然後能得到完滿的結果。在自然科學中第一步是在實驗室裏尋求某種事實，或試驗某種假設，其次始能得到結果。社會現象，非常複雜，考察的範圍也極廣大，若是我們無一定的目的，去搜求所欲得的事實，則難免不有徒費心力，于事無補的弊病。比如要研究人類心理是否一致，則必考究各種族間不同的心理形態，若是先沒有一種固定的範圍，則研究各種族間的精神現象時，必致毫無結果。又如研究中國勞動問題，必先從工廠的狀況，工人的生活，以及失業的原因等入手，然後能有一種很好的結果。所以在考察一種問題之先，當先把目的決定，把範圍弄清楚，然後本此目的搜求各種有關的事務，其餘無關本題的，可以拋棄，這樣考據者的時間，精力都能收到經濟的效果。不然複雜的調查，事倍而功半，甚不值得，目的集中的好處，是可以免紛亂，有系統，細目的調查，始有意義。

至於範圍以內各方面的考察，當有一個對象作標準，這種對象或是一種學說或是一種假設，總須拿他來比較，不可忽略下去，要是忽略了反面的觀察，則必失却了全體的眞面目，這種考察所得的結果自必是不十分正確的。比如羅斯福所作「改變中的中國」The Changing China一書中，就有這種缺點，他僅就勞動社會代表全體中國人，他把範圍以內的各方面的調查要精密的反面疏略了，所以考察時失了一方面，便把全體的真相失却，而且他把中國一城一地代表全國，更有以個別代全體疏略的毛病。所以在我們目的已經確定以後，必須注意到範圍內全盤的事實。

我們明白了上面兩個前提，請進而申述社會考據的步驟，社會考據必須經過下列兩大步驟：

一，收集——社會考據第一種步驟是搜集和記載考察所得的事實。收集事實的時候，應是處於客觀的地位；欲求盡力于公正方面，宜免除個人的固執，觀察社會現象時，應當有條理，有系統，有整理的性質。收集了許多事實以後，便應該把他叙列起來，因為紛亂的社會事實，若是不加整理，還是沒有什麼用處。比如在中國各種檔案，單言，宗譜中間，不少有我們所要求得到的資料，但是無人整理，也就等于廢紙了，所以叙列是十分重要的。叙列的方法，可以依叙列的目的而異，把所有考察所得的事實，都公正正的分類叙列起來，以解釋各種事實間之自然關係。

二，觀察——把所有的事實，都細心收集以後，我們再進行第二步的觀察工夫。社會考據者應親到社會裏把事實一件一件看得清楚，記錄下來，這就是所謂直接觀察。考察的結果對不對，全在觀察的報告確不確，所以觀察者應老老實實把見過的事實寫出來，萬不可亂用意氣成見，情緒。觀察可以分爲普通觀察與特別觀察兩種：普通觀察是觀察社會的普通現象如城市，鄉村，工人及其他公共生活等類，在求考察其性質及現狀，而如職業，利息，宗教，教育，娛樂，政府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亦須細心的去留意觀察；特別觀察是考察社會上各種變異的現象，如貧乏，犯罪，失業等實地觀察。總之無論普通或特別觀察，總須要把由社會事實中推出來的設想，經過嚴密的批評，而實地觀察，就是考證設想的最好方法。因爲設想經過嚴密的觀察之後，倘若能切合事實，絲毫無誤，便可以用最清楚最簡潔的說話，總括起來，這就成功了社會科學的律例。所以觀察是尋求真理，推出結論的重要途徑。

至于說到社會考據的方法，通常約有三種，今介紹如下：

(一)歷史法是一種間接的觀察法，用來觀察各種文件的來源。也就是說：前人在同樣的範圍內，已經做過的事實，我們要在文件或圖書的記載中求出。歷史法可以分爲關於文件的客觀考據及關於文件的主觀考據兩種：前者包括作者的甄別審定，來源的

甄別區分，及文件原文或形式的鑒定；後者包括考據作者敘述的真實與精確文件與直接的智識相反，是應用於間接的，文件是過去現在兩種人們思想行動的記載，這些文件僅是過去心理的作，現在的事實，我們或是由事實進行中的直接觀察（這是實習的範圍）或是間接研究其曾經過去的事實。所以文件是觀察所得事實的記載，用時事書面報告或情形的敘述。我們本不能觀察自己，但是我們可以由旁的觀察推演而出，因此文件的來，僅是一個起點，而事實則是一種標的，反之，實習就是直接觀察的開始。

(二)實習(Field work)當社會考據家在各種文件或記錄中收集了許多關於此問題有用的報告以後，他還要實習，專供給這報告中未能詳盡的材料，實習是一種直接或實地研究社會情勢的方法，統系的實習是在客觀方面，應用於社會現象的研究。實習有三種方式，可以作爲觀察社會情形時實習之用，每種是專爲研究一種特殊問題或特種資料之用。學者必須決定何種實習方法，可以適合其所研究的問題，或者把兩種方法來對照比較，而斷定何者爲有益，這種理想可以應用到實地觀察上面去。所謂三種實習的方式，就是：

1，特殊的研究(Case work)對於家庭或社會爲專門的研究，以個人爲研究的中心。

2, 部分的研究(Sampling)以一種為模型而研究其全體, 即所謂部分的討論(Partial cavass)以團體或某種小於全體的部分為研究的中心。

3, 全部的研究(Complete enumeration)所謂全部的討論, 比如政府關於戶口的調查, 就是一例

(三)統計法是關於社會現象或羣衆現象中間的社會資料為科學的分類(製表法)或解釋(繪圖說明法, 比例, 指數等)的極有力工具, 所以他是應用於社會科學及其特別方法, 以求類別, 或解釋社會的資料。因此實習在社會考據程序中的地位, 是介於歷史法與統計法之間的。而統計法中的圖表, 尤為社會考據家的主要工具, 社會考據家的圖表等於天文學中的望遠鏡, 攝影器及分光器等。後者觀察所用的工具, 是擴大人類的意識的力量, 而不需用客觀的形式去紀載其觀察。圖表應用於實習方面, 在某種範圍內, 也有同樣的作用。所以統計法的長處第一是確定單位, 第二是以固定形式說明某時間或某空間內的社會, 我們可以依照統計法所指示的社會情形, 而觀察社會現象變更的過程, 同時又可以看出在某種情形之下的社會關係來。

我已經把社會考據的要點及方法介紹之後, 我以為目前一方面固然要把各種社會考據的方法, 介紹於國內學術界, 使如亂絲的中國社會現象, 清出一個系統來; 同時社會考據者的訓練, 尤

為刻不容緩之圖, 有志於社會事業者, 其各勉之。

十月三十一日, 寄自上海

主客答問

浩 徐

客, 民國十五年又快到盡頭了。在這迎新送舊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想呢? 或把問題縮小些, 你對於中國的知識階級有什麼希望呢?

主, 希望多着哪! 第一, 希望大家別忙着整頓國故, ……客, 對不起, 讓我插說一句, 那「整頓國故」的工作, 是近來一重要部分知識階級的重要工作哪!

主, 但是整頓出來的結果呢? 整頓了四五年之後, 他們的結論仍然是: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 不能跳出來, 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造現狀的文明, 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 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過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是整頓國故的首功胡適之的結論。又比如唐肇黃雖然不昌言整頓國故, 也是在國故裏下過功夫的, 他的結論是: 「可惜太聰明了!」倒是成長期中的白話文倒受了國故的影響, 弄出來了現今這種「文言為體白話為用」的非驢非馬的白話文, 無怪乎章行傑說白話文看下去, 現在這種白話文是古人讀不通今人看不懂的。

客，這話不錯。整頓國故的工作，真是白費勁兒；要使把那些優秀的知識分子的有爲的光陰，去認真輸入西洋的各種科學藝術，那是多麼有益，想起來真是可惜。

主，國故整理運動倒也不是完全無益。說功勞他也是有功勞的。因爲民國七八年那時候是中國人初次對於西洋文明開了眼睛的時候，那時候中國人雖然讚美西洋文明，但是還不會從西洋文明的立腳點來看察過中國文明。就好像一個嫁了人的娘們，雖然對於夫婦生活覺到滿足，總還對於婆家多少有點留戀。等到回到婆家過了一些日子之後，才能夠覺到婆家的生活只是過去的生活，那新生活才是她真正應該生活的。要是沒有那些人去幹一陣整頓國故的工作，中國人一定對於他們的國故，還抱着多大的幻想，還以爲那國故海上，一定還有虛無縹緲的仙山。要等那國故整頓艦隊開進那海裏去探討一番，然後大家才能相信那裏頭真正是空虛。所以國故整理家對國故所下的結論，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國故動物的喉嚨裏，殺進去的最後一刀，使以後的青年們能夠毫無牽掛地一心一意地去尋求新道德新知識新藝術。這就是國故整頓運動的功勞。不過在文化那建築物上他不會積極地加上一磚一瓦罷了。我們早知道在那方面做工夫是弄不出好結果來的。

客，你的結論也未免太急進了吧？國故裏邊也有許多好東西，不容一概抹煞的。例如中國的舊劇，牠至今還能夠抵抗西方

來的波浪，多少的文明戲新戲都是旋起旋滅，不知下落，祇有舊劇仍是巍然站在那兒，每天受民衆的喝彩。

主，那「民衆」裏或許包含着你，確是沒有我。但是舊劇所以能夠存在，或一般地說，藝術進步所以遲緩，那是有原因的。最少有經濟的原因和心理的原因，丟了政治及其他原因暫且不說。藝術的進步需要兩個要素，一是藝術品的生產（或創造），一是藝術品的分配（或複製）。在現今的經濟組織之下，藝術品的創造是藝術家的工作，藝術品的複製分配，是企業家資本家的事業。而藝術品的創造，又是大大地受藝術品的複製分配的制限。在藝術家的眼中，雖然只看得見藝術，而在企業家的眼中，只看得見利益。現今藝術品的複製分配是以增加企業家的利益爲目的，不是以提高藝術爲目的；結果，企業家的眼中，只有大多數民衆的需要，沒有極少數藝術家的意見；只想依量的增加去減輕成本，沒有想到依質的提高去增進民衆審美的能力。爲着這個原因，所以藝術的進步，是從民衆的藝術趣味慢慢地進步起。還有一個心理的原因。就是一般人的藝術鑑賞是很保守的，很有惰性的。比方你看慣了一種雜誌，你大概就是老看那種雜誌，你碰着一種新刊雜誌的時候，除非你在那雜誌裏發現了你看慣了的作者的名字，你大概是不買的，但是那新雜誌不一定是無內容的。一切藝術的進步都是從一個領域裏踏到他一個新領域裏，然而一般

人只是老守着舊領域，很少冒險到完全沒有經驗過的新領域裏去探看探看。這或許是爲着愛惜他們的金錢和時間，但那尤其是惰性的表現。所以你儘管在北京試演較高等的戲劇，一般人仍然是不輕易冒險來看的。

爲着這些種種的原因，所以舊劇還能存在，新劇還不能發達，不是爲着舊劇本身的價值。

客，你所說的經濟的理由心理的理由，雖然也有點道理，但是你始終沒有說出舊劇所以沒價值的道理來。

主，那我不耐煩去和你開清單了。我把我從德絲達愛夫人 Madame de Senece 所著的 Corinne 小說裏翻譯出來的一段文章給你瞧瞧罷。她在那一段裏所描寫的是十八世紀意大利的戲劇，但是我們拿來看的時候，好像是做賊的人看審官司，句句都說着自己。

客，（讀）「在意大利，大家只是聽音樂，不是看戲。假使那一齣戲裏第二幕的音樂比第一幕的好，他們就從第二幕演起；假使有兩齣的第一幕的音樂好，他們就繼續地演那兩幕，在中間插演一齣散文劇，這散文劇普通是包含着世界最高的道德思想，而這種道德思想所包含的是怎麼一種的格言呢？是我們的祖先所認爲陳舊而送出到外國去的格言。你們意大利有的名的音樂家們能夠完全支配你們的詩人（譯者註：做詩劇的詩人）。一個

音樂家對詩人說：假若那短曲裏沒有 *romantic* 那個字，他就不好唱；一個次中音的歌員 *romantic* 就要求插入一個 *romantic* 字；又有第三位歌員說：假使沒有 *romantic* 那個字，他就不好唱出他那些「花」（*romantic* 旋轉的喉音）。這位可憐的詩人不得不斟酌劇情去對付這些要求。不僅是這樣，並且還有些超等藝員爲抬高他們的架子起見，爲要使他們出場時候能夠引起更大的注意起見，他們不願意從舞台的同一平面上走出台來，他們要求他們要從雲中出現，或從宮殿的崇階高陞上緩步下來。演員唱完了一套短曲，無論那時戲劇是正當在動人的時候，在激轉的時候，那演員應當要對觀衆行個禮，謝謝他們的喝采。有一天，在 *Seminarius* 戲園裏，那唱鬼 *Trick* 唱完了一套短曲，那扮鬼的演員穿着鬼衣服對觀衆行了一個很恭敬的禮，把幽靈出現的恐怖減少了許多。」

「在意大利，大家習慣了把劇場看做一個聚會所，大家在那兒僅僅聽聽歌曲和跳舞。我說『大家僅僅聽聽跳舞』，那是真的，因是只有跳舞開始的時候，池子裏才靜肅起來；並且這跳舞又是最下乘的傑作。」

「到了演悲劇的時候，那就更糟。在那五幕之中，他們所演出來的氣人的事，實在是想像所不及的。在這種戲劇之中，有一齣，在第二幕裏，那位愛人把他的情婦的兄弟殺死；第三幕，他又當場殺死他的情婦；第四幕全幕是演葬儀；在第四幕和第五幕

之間那過渡時間裏，那演愛人的演員「行所無事」地跑出來報告次日的戲單，在第五幕，他又跑出來，一槍自殺。……那些演員用最大的冷淡去演那些可怖的行動。……但是演員們在那應當是動人的情景裏，現出冷淡的態度，那是很對的；因為，那劇本裏，那情景裏，原本沒有絲毫能夠引起人家興味的地方，所以演員們愈是費力，愈是可笑：假若這些可笑的地方是很可令人高興，倒也不管他，但是盡是單調無味的。」

主，你讀了怎麼想？

客，哦！我明白了！你是從寫實主義的眼光來批評舊劇！但是舊劇是一種歌舞劇，不是純劇。你要是從純劇的立腳點來批評一切戲劇，那末，歐洲的歌舞劇也就不應當存在了。你心目中所認為「非寫實的」的地方，自我看來，正是有點「象徵的」，正是妙處。

主，你這種觀察方法，倒是比國故整頓家更進一步，可以和國粹家并駕齊驅。國粹家在周秦諸子的書裏找出東一句西一句，就說那就是化學，那就是物理學，那就是經濟學。你看見舊劇裏有唱就說是歌劇，有做就是舞劇，有些不得已而採用的因襲 Convention 就是象徵。你所謂「象徵的」的地方，我還不知道是那些地方。兩塊方布上畫一個圓圈當做一把車子，那就是象徵嗎？桌子上放一把椅子當做一座山，那就是象徵麼？放鬼火雖然和

我國傳說相合，然而台上出鬼的時候，同時旁邊走出一個人，從容不迫地洒一把松香粉，好像是告訴觀衆說：「這是鬼呀！你們應當恐怖呀！」那就是象徵嗎？再不然，漢國衣冠人物的前面走出一個穿民國衣服的人，端來一碗茶；那漢國衣冠人物不慌不忙地把鼻子底下的鬚鬚一拉拉到喉下，喝了一碗茶，吐出一口痰，又當觀衆面前把喉下的鬚鬚放上鼻子底下，繼續歌唱，那就是象徵嗎？那簡單的幼稚的音樂裏是沒有什麼象徵吧？那些「舞」裏——其實那裏是什麼好舞，不過是武生的昏打瞎打，花旦的用肩膀一扭一扭從左台到右台，從右台到左台——有什麼象徵呢？假使真正是象徵的跳舞，倒是用不着桌子的山，用不着方布的車，從舞者的動作表情裏，應該可以表現出種種的象徵。假若桌子的山方布的車就是象徵，那象徵未免太廉價了。

中國的舊劇是介乎歌舞劇和純劇之間的。你看關門必須把手一關，過門限必須把足一舉，寫信必須拿着紙筆一邊念一邊寫，帶兵必須叫二三十人繞舞台幾圈，……那些地方都是寫實的地方。不過舊劇中寫實的努力被舊來幼稚的技巧制限，不得不採用許多因襲的動作和佈置。這種寫實的戲劇到如今要借象徵來辨護自己，已經是差不多敗退到最後一道戰壕了。好比軍閥談主義一樣。一個軍閥的唯一根據就是武力，他憑着他的武力橫冲直撞，

抹殺一切，那才是一個擲地金聲的軍閥，那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軍閥；到了跑到主義旗幟下求救的時候，就是武力衰弱了的時候，就是失掉了唯一根據的時候。

說起主義，我又有幾句話說了。大家都說這次長江戰事勝負的原因，是在於一有主義，一無主義。這話是很不正確的。這樣說來，好像假若軍閥戴上一個主義帽子，就可以恢復武漢，假若像你這麼一個人也去標榜一個什麼主義，也就可以到長江流域去稱王。自古至今的主義是有幾千幾萬的，但是現今在那兒交戰的，只有兩種的社會勢力。一個是極少數壓迫階級的勢力，一個是大多數被壓迫階級的勢力。所以這次戰爭，不是什麼空空洞洞的幽靈一樣的主義的戰爭，仍是壓迫階級的有限的鎖鍊和槍刀，和被壓迫階級的無限的血一樣的火藥一樣的熱烈的願望的戰爭。你不在實在界認清這兩種社會勢力，決定你的從違向背，而到幽靈界去找什麼主義，世界上有的是主義，你拿到有什麼用處？就拿最近浙江的事情來說吧，……

客，好了！夠了！從國故到政治，我們的談話太沒次序了。主，談話總是沒次序的。不比開會，就要預定下「開會次序」，一，搖鈴開會，二，報告宗旨，三，什麼，四，什麼……。現在你要散會了，我也就不搖鈴了！

小說

一支扣針的古事

莎菲

我的遇見西克夫人，是在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西克夫人是我的同學海倫的姑母，由海倫的介紹，我得到她的快樂而美麗的家庭去住了三個星期。

那天我同海倫到西克夫人家時，已是燈燭輝煌，將近晚餐的時候了。我一進門，即聽見有自留聲機發出來的音樂聲。海倫聽了一聽，笑着對我說道：

「姑母又在跳舞了」。她說着，便把我引到了一間小客廳裏。只見那裏有一位年約四十上下的太太，同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正在地上跳舞。此外還有兩位小姑娘，和三位少年，他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却都在觀看那室中兩人的跳舞。

那位太太看見我們進來，便立刻站定了，向我們走來。海倫也引着我向她介紹道：

「這位便是我的同學，新從中國來的C姑娘」。她又對我說：「這便是我的姑母，西克夫人。」

西克夫人拉着我的手，笑說道「但你可不要叫我做西克夫人，你須叫我做西克媽媽，你看，他們都叫我做媽媽呢！」於是她

便將室中的人，一一與我介紹，我才知道，那一位方才同她跳舞的少年，是她的大兒子，叫做卡兒。那兩位小姑娘，一是她的女兒，叫做美利恩，一是她的女兒的朋友。那三位少年中的最小的，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做勿蘭克；其餘的兩位，却都是卡兒的同學。

西克夫人又對我說道：「你在此凡事都不必客氣，因為這便是你的美國的家，你知道嗎？」她又說道：「我們大家去用飯罷」，說着，她便像母雞引小雞似的，把我們帶到了一間很美麗的餐室中去吃晚飯。

那晚，海倫便和我睡在一個客房裏。她是要回到自己家裏去的，但是，因為西克夫人怕我不慣，所以留她先伴我兩天再回去。

「怎麼樣？」海倫睡下之後這樣的對我說：「你喜歡這個家嗎？」

「很喜歡，」我回答她說：「在精神和物質的兩方面，我覺得這個家庭都是很美麗的。但是，我又笑對她說：「你的姑母似乎有點喜歡做母親罷。」

海倫笑道：「你說得對了。但她也真配做一個模範母親。她的愛護她的子女，固然是世上少見，但她的母愛却不以她自己的家庭為限。你看，方才和我們在一塊的兩位少年和一位小姑娘也都叫她做媽媽呢。」

「我想她確是一位富有母愛的人，」我說。

「可不是嗎？」海倫接着說，「她常常說：她最怕年輕的人叫她做西克夫人，因為那個稱呼似乎是能阻止她和他們的接近的。

她覺得她對於一切青年們，都負有一種母職；因此，不論是美國人或是外國人，凡是到她這裏來的青年，都叫她做媽媽。他們不但叫她做媽媽，他們的愛她敬她，也真和自己的母親差不多。你再住幾天，你便能明白我所說的話了。」

我道：「我現在已經很能明白，因為我已能感覺到這個家庭裏所充溢着的母愛。」

「但是，」隔了一會我又向海倫道：「西克先生今天不在家嗎？」

「你還不知道呢！」海倫回答我說：「姑母是一位寡婦，姑夫死了已有十多年了。」

我說：「原來如此，怪不得像她那樣活潑美麗的人，又打扮的那樣樸素呢。」

「姑娘們，請早點安息罷，」只聽得房門外輕輕的傳來這樣的一句話。

「那是姑母的老女僕立沙的聲音，」海倫低低的告訴我「她是什麼閑事都愛管的。我們睡罷。」

那年我便在西克夫人家住了三個星期，臨去的時候，真覺得她的家是我自己的家了。她的子女和住在她家的青年學生們，都

是很活潑而又極有禮貌的。我曾見有一個粗魯的少年，在她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之後，竟變爲一個很文雅的人。西克夫人常對我說，她願把她的家庭，作爲教育一般青年的工具；她又說，她爲了這個母愛，這個從她的兒女推廣到他人的兒女的母愛，可以犧牲其餘的一切，雖然有許多犧牲也是十分痛苦的。

當時我頗不能了解她說話的意義，但是，後來靠了一支扣針的古事，我方才明白她所謂痛苦的犧牲是怎樣的一件事。以下便是那支扣針的古事。

那支扣針是一支金質的耶路大學的校針，看上去似乎是很舊了；但每次我到西克夫人的家裏去，我必見他扣在她的衣服上。真的，無論在白天或是晚上，無論她穿的是什麼衣服，那支扣針是永遠不會離開過她的。但因為我知道西克先生是一位耶路大學的卒業生，所以對於西克夫人的愛護那支扣針，絕對不會注意。

但是，有一天，——那是我到她家去過第三個新年的一年——當我正在房內靜賞那窗外雪景的時候，忽然聽到樓下的餐室中有很嘈雜的聲音。這在西克家內是不常有的事，我爲好奇心所驅，便跑到樓下去觀看。只見西克夫人坐在餐室中的一張椅子上，臉上現出異常着急的情形；那個從來不會上過樓的女廚子，此時也到了她的餐室中來，正同着另一個女僕和立沙，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聲明她們的無辜哩。我聽了一會，才知道是那支與西克夫人形影不離的扣針丟了。

「我知道誰也沒有偷竊的嫌疑，」只見西克夫人力自鎮定的對

那三個紅臉赤頸的女僕說：「並且那支扣針也值不得幾個錢，你們用不着這樣的着急。但容許有人偶爾疏忽，在無意中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現在即須出外，你們可以再仔細的去想一想，待我回來後再告訴我罷。」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叫備預汽車，她又對我說道：

「卡兒等今天都不在家，你一人在家太寂寞了，不如同我到城裏去走一趟罷。」

「真是不幸得很，」西克夫人在汽車裏這樣對我說，「你知道嗎，這支扣針是我十四歲時，一位正在耶路讀書的朋友送給我的？」她說到這裏，便把兩眼向車窗外望着，似乎是在回憶什麼似的，又似乎是在避免我的眼光。隔了一會，她方嘆了一口氣，說道，「他已死了五年了，這位贈我那支扣針的朋友！」

我聽了她的話，才知道那支扣針不是西克先生的記念；並且從她的這幾句說話，和她方才在餐室中的着急神情看來，我知道那支扣針與她一定有一種特別的關係。

那天我便陪着她在城中買了好些過年用的東西，我們回家時，天已大黑了。

當我回到自己房內，正想更換衣服的時候，忽見一個人像鬼魂一樣悄悄的走到了我的身旁。

我說：「阿呀！立沙，你來做什麼，你差不多把我嚇了一大跳。」

立沙把手掩着嘴唇，低低的說道，「別嚷，別嚷！那支扣針找到了。」

我說，「好極了，是在那裏找到的？」

她說「是納連把他誤放到洗衣袋中去了，是在洗衣婦人那裏找回來的。」

她說着，便在我床前的一張小凳上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氣道：

「西克夫人在年幼時，真是一位天仙呢！我到她的母親家裏去的時候，她只十一歲，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姑娘。」

我說，「我很相信你的話，因為她的小女兒不是也很可愛嗎？」

「那個小姑娘」，立沙不耐煩的接着說，「她差得遠呢！姑娘，你知道那支扣針是誰贈給西克夫人的嗎？」

我覺得我不應在婢僕的口中，去探聽西克夫人的隱事，所以只略略的點了一點頭對立沙說道：「你該下去開晚飯了罷。」

她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搖着頭說道：「那不干我的事！但是，我也應該走了，再會罷。」

「再會，立沙，」我回答她說，一面便去更換我晚餐的衣服。

那年我自西克夫人家回到學校去的時候，仍舊和往年一樣，是同著海倫一塊走的。我們在車上彼此閑談，不知不覺的便講到西克夫人的那支扣針了。

「我知道那支扣針的古事，」海倫對我說：「左右我們閑着無事，我講給你聽罷。」

我本是很願意知道那支扣針的古事的，自從前次拒絕立沙之後，心中尚覺有些後悔，所以此次便沒有勇氣再拒絕海倫了。但心中總不免有些慚愧。

「你不要想，我是來談我姑母的隱事，」海倫已經很敏捷的覺察出我的內疚了，「那是一件最美麗不過的古事，我以為應該把他公之于大眾的。」

我笑對她道：「夠了，不用演講了，講你的古事罷。」

她也笑了，她說道，「姑母年輕的時候，對她傾倒的人，真是不少。她長得固然美麗，但她的人格和才學，也是使人傾倒的兩個大要素。其中最愛她的，是……」

「當然是你的姑夫了，」我打斷她的話頭說。

「是的，但是還有一個人，是姑父的朋友，他也是極愛慕姑母的。他便是贈送那支扣針與她的人。」

「哦，原來如此！」我說。

「據說，姑母那時也是很愛他的。」

「但她為什麼不嫁給他呢？」

「那我可不知道了。」

「並且，」我不禁又說道：「並且，在西克先生死後，你的姑母不也很可以再嫁給他嗎？」

「是呀，誰也是這樣說，」海倫很奮興地回答我，「但是，誰也不能明白為什麼她不再與他結婚。可是，我的古事還沒有講完呢。五年前，忽然有人拿了一封信來找姑母，說是有人自西方匯來了一筆大款子。後來我們知道，那筆款子足有一百多萬金元

，是那位贈送姑母扣針的人遺贈給她的。你須知道，他是終身不會娶過親的，雖然他是那樣的有錢，又那樣的有才學。在他未死之前，他曾把他所有的產業，都變成了現金；他又立了一個遺囑，命把他的一切的一切，都遺贈與姑母。」

「但你的姑母也並不需此呵！」我說。

「是的，她並不需此，所以她便把那筆款子都捐給全國的醫院了。」

「好一個美麗的古事，」我不禁讚嘆着說，「那位先生名字叫做什麼呢，你知道嗎？」

「他姓馬昆，是一個很少看見的姓，他的名字叫做勿蘭克。你知道我的二表弟的名字也是勿蘭克，那是姑母得了姑夫的同意，給他取的。」

我們說着，看看已是午刻，便一同到飯車裏去用了午膳。以後我們的談話，便都是關於學校的事了。

隔了幾年，我回國了。當我回國的時候，西克夫人正在籌備她的大兒子卡兒的婚禮。但在她後來給我的信中，她却一字也不提及這件婚事及她的媳婦。不久，她的第二個兒子也結了婚，於是她便攜了她的女兒去漫遊歐洲。但當她回到美國去的時候，她又變爲孑然一身了；因爲她的女兒已與英國的一位少年結了婚，即便擇定了倫敦作爲他們倆白頭偕老之地。自此以後，那位以兒女爲生命的西克夫人，便開始去過那西方老人的孤寂淒涼的生活；而她給我的信函，也就時常帶有一點憂傷的意思了。我最後得

到她的信，是在前年的夏大，記得那信中曾有這樣的一句：「我現在是常常臥病在床上了，黑暗是在我的四周。我的親愛的S，願你常常有信來，給我驅除一點黑霧。」自此以後，我便不會再得到她的隻字。直到去年秋天，我自海倫處接到了一封長信之後，才知道西克夫人已於前年的冬天去世！那樣一位才華無比的女子，那樣一位理想的母親，竟像泡影一樣的，輕輕的消逝了。但是，除了西克夫人的死耗之外，還有一件事，使我更加傷心，那便是海倫信中所附來的五封署名FM的信。我不知道這幾封信是怎樣落入海倫的手中的，但她在那一包信中，夾了這樣的一個字條：

「這些並不是姑母的秘密，我的朋友，他們是她的悲哀的光榮。我的把他們寄給你看，也是違了她的遺願。我此處還有十幾封，慢慢的再寄與你看罷。你把這幾封信看過之後，也請寄還與我，勿使他們流落塵間，成爲蠢婦俗夫的談話資料。海倫。」

以下便是從那五封信中選譯的幾封。

(一)

親愛的老友：

等了半個月的回信，昨天方才來到，使我又喜歡，又失望。我喜歡的，是你仍能不忘我這個老友，并能諒解我對你提出那件事的苦衷。但是，我可真的失望了。我也很能明白你的地位。我決不忍因我之故，使你的愛兒愛女，感受到分毫的痛苦與窘困。母愛是一件神聖的事。但你我的愛又何嘗

不神聖？

承你重視那支扣針，使我感泣。我的最敬愛的，你也能那樣的愛憐贈送你那支扣針的人嗎？

祝你平安，露絲！無論你以後的方針是怎樣，你的老友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F M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六日。

(二)

親愛的露絲：

多謝你的信，更謝謝你的相約。下星期我一律由此動身來看你，那時再打電報給你罷。

關於我的住處問題，你實無須說抱歉的話；我也是這樣想，旅館要比你的家爲方便。我很能明白這一層，我決不敢怪你，請你置念罷。

我此次能再有機會與你相見，並且是出於你的特約，這是我應當感謝上帝的。

你的虔誠的老友，F. M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

最敬愛的R：

昨天別後，我何嘗是由天堂墮入地獄。人說地獄是炎熱的，但我以爲炎熱尚好，像我的地獄，簡直是一個空寒荒漠的大冰窖，那才是難受呢。

現代評論 第五卷 第二百零六期

我們這幾天的聚首，是我生平最快樂而又最痛苦的日子。你的種種優待，足以證明我尚不是你家庭中的討厭人，使我心安。

承你告我十六年前的那件古事，我聽後真難過極了，露絲，可是真的嗎？不，我自己是一個一無可取的人，我從來不敢妄想去與我的那位老友爭奪維納絲的寵愛。並且，並且我是一個懦夫，我不曾敢讓我的愛情，去妨害我與他五六年的友誼。這是我對於你及我自己的一樁大罪孽，但那時我又何嘗明白這一層呢？我但知道，那時我的心雖然燒灼到了焦點，我的態度却始終不敢踰越到溫度以上，誰知道你又有那樣的一個反感呢？唉，還有什麼可說呵！我若早知道我在維納絲的心中所占到了一個優越的位置，我又何忍自暴自棄到那個地步呢？

承你囑我明年再來看你，感謝得很，但你我的關係現在既是不能改變，相見亦無非徒添痛苦。明年我若不再來看你，求你能恕我諒我。

但我們以後雖未必能再見，你的老友的心却仍是與十六年前一樣的。他以後的生命，仍須恃你的煙士披里純；而他在生命中努力的成績，無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也將一一的奉獻於你。

F M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筆 願那支扣針永永依你，願你也永不把他拋棄。我羨妒他，因爲他雖與你親近，却致不妨害及你的子女的

十七

前途。

晚周諸子書中之宋人

楊遇夫

孟子公孫丑上篇云：

勿助長也！毋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韓非子五蠹篇云：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淮南子汜論訓云：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之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按勃同悖。此事亦見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篇，但不以爲宋人事。然據此知此事之傳說，晚周已有之。淮南文與呂異，當由采自他書故耳。）

按宋人不盡愚，何以天地間至愚可笑之事皆屬於宋人耶？此必有其故。漢書地理志記宋俗云：「其民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蓋戰國習俗，輕薄譎詐，視重厚之人爲愚，殆其一因也。而其最重要之原因，似當屬於宋襄公。按春秋魯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戰于泓。其臣請襄公及楚師之未盡渡擊之，襄公守禮，

十八

不可。又請及楚之未陳擊之，襄公又不可。其卒宋師大敗，襄公親傷，數月而卒。此事公羊傳褒之，以爲「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而穀梁傳則貶之，以爲「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夫當臨陣對壘之時，猶斤斤於禮義，本不免於滑稽。况在戰國時代，人人但務取勝一切不顧之時，當然以襄公之行為至愚而可笑。坐此，故若衆惡之皆歸於紂，衆愚盡歸諸宋歟！及其習俗已成，傳說已盛，雖素持仁義說之孟子，亦不覺其所由然而人云亦云耳。

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北京六鋪炕寓廬。

通信

新銀輔幣

致現代評論記者

新銀輔幣又鑄發了！一部分的學生問我，究竟此事對不對？我用滑稽式答道：「說對就對，說不對就不對！」

甚麼叫做說對就對呢？現在我國幣制紊亂極了！主幣不必說，單就銀輔幣一項而言：民三國幣條例第四條，豈不是規定每圓十分之一稱爲角嗎？但是現在市面行使，每圓竟可換十三角上下，因爲鑄造輔幣，利益很大，（主幣成色：銀九銅一，實際只有銀八九銅一一；輔幣成色：銀七銅三，見國幣條例第五條，）總廠因利所在，出於濫鑄，致使供過於求；所以市面行使，不能照十進法之法定格價，而照其實價行使，現在欲維持其法價，非從

新收回另換花紋重行改鑄不可！這叫做說對就對。

甚麼叫做說不對就不對呢？輔幣流通的數目，是要供求適合的，供少求多，零星的交易，一定發生很大的障礙；供多求少，勢必價格低落，至其實價為止。從前幣價低落的原因，就是坐此弊了，此次鑄發新輔幣，假使他的目的，為整頓幣制，維持法價，鑄發到適當的數目為止；那麼我們是極端贊成的，假使拿鑄發輔幣為籌款的手段，濫鑄濫發，惟利是視，結果仍是不能維持法價！但是等到不能維持法價的時候，他們籌款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叫做說不對就不對。

你說此次鑄發輔幣的目的，是在整頓幣制，維持輔幣的法價嗎？恐未必吧！現在各先進國貨幣的鑄發權均屬於政府，只有政府，才能鑄發貨幣；即我國民三國幣條例開宗明義第一條，亦規定貨幣之鑄發權專屬於政府，但是看天津總廠的啓事，是呈奉直隸省長指令改鑄的。呈奉省長的指令，就可改鑄輔幣，試問我國還有二十二個省長，他們不可改鑄輔幣嗎？天津總廠可以呈請改鑄輔幣，其餘鄂粵秦滇各分廠，不能呈請改鑄輔幣嗎？雖說各分廠統歸總廠管轄，但是現在局面改變，天津徒擁總廠的虛名；立法之意，早已消滅於無形了！以主幣一圓，收回舊輔幣十三角，改鑄新輔幣十角；值此財政羅掘俱窮時代，有此倍大利數，誰不仿照而行呢？即退一步來說，就令各分廠不仿照而行，而大所在，能禁天津總廠不濫鑄嗎？他們是明知此舉不能整頓國法，不過藉此手段，籌一筆大款罷了。鑄造輔幣的利益，在先進國是歸國庫的，現在改鑄銀輔幣的利益，究竟歸誰？吾輩小民，是無

權過問的。

改鑄新銀輔幣一事，吾們絕對不能反對；況且是整頓幣制所必經的歷程：豈但銀輔幣，就是銅元，亦非收回改鑄不可！不過今非其時罷了，試問國家四分五裂的時候，改革貨幣，能發生效果嗎？政府法令，不出都門，能禁止私鑄濫發的弊端嗎？因為非有統一的國家，和强有力的政府，斷沒有貨幣統一的實現；所以這次改鑄銀輔幣，只可看做他們的籌款一種手段，和幣制的前途，是沒有關係的。

至於輔幣的成色，何以不能和主幣一樣，這是防止銷熔出口，使國內供求可以永久適合的理由，凡稍讀貨幣論者都可以知道，不必我再來饒舌了。

方宗燾

尋求真理

指導社會

繼續新文化運動

新生週刊第一期

(於禮拜五出版)

短評

諾貝爾和平獎金(豈兒)——英國的對華政策究竟怎樣(幹)——北京教育界的兩大風潮(幹)——政治犯的引渡(凱)

思想的改造

山東財政的成績

停頓狀態的中國文明

和馬君武先生討論「讀書與救國」

一個歐洲非正式的國際

聯合通信社

恐怖之夜(詩劇)

通訊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新生社

十九

北京社會科學季刊 第四卷 合刊(現已出版)

- 二十五年來北京之貨價工資及生活程度.....甘博
- 列強在華勢力範圍之條約的根據.....周鯁生
- 桑弘羊之經濟政策(附桑弘羊年表).....朱希祖
- 科學底分類(續).....陳大齊
- 現代經濟組織與社會主義.....周佛海
- 俄國歷史的研究.....陳翰笙
- 非動機.....陳德榮
- 學術書籍之介紹與批評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Fauchille) — 支那法制史研究(東川譯) —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Duguit) —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Hauriou) —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Berthelamy — Duez) — Population Problems (Dublin) — An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Methods (Secrist)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省商務印書館暨各大書店

定價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郵費在內) 零售五角

本合刊號每冊零售一元

本季刊第一卷全卷第二卷全卷及第三卷全卷俱有合訂本每卷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子書

孔子	老子	淮南子	韓非子	朱子學派	陽明學派	王陽明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六角	六角	三元六角	五角	六角半	九角	二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761)

銀行月刊第六卷第十一號(現已出版) 報告

民國十五年十月總稅務司經理內債基金處收支報告

九六風潮兩應救濟..... 啓

大東大北海電續約問題..... 啓

印度幣制改革及我國所受影響..... 啓

銀行管理之最新方針..... 啓

中國民食前途之險機..... 啓

日本信託業之發展..... 皓

公債之研究..... 皓

我國鹽稅之概況(五)..... 王逸之

中比商約修改交涉與廣告廢止文件..... 姜啓周

華俄道勝銀行停業清理紀(二)..... 姜啓周

各省財政近訊 各埠金融市況

價目 預定全年兩元半年一元一角國外另加郵費零售每冊二角。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銀行公會樓上銀行月刊社

代售處 上海銀行週報社 北京各大書莊 漢口銀行雜誌社 武昌時中書社

中國銀行廣告

資公營
積金業
總行
分支行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
 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甯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九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交通銀行廣告

行址 北京西河沿

電話

總處總協理室 南局 二一
 分機 三一
 副經理室 南局 三五
 分機 四八
 京行 營業室 南局 四三
 分機 六一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
 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
 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
 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匯機關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經理 羅以忻

協理 盧學溥

北京分行

副理

陳揚祐
關崇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五十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